

从“NP+的+VP”结构的外部功能看其内部构造

이은경

目 录

1. 引言：“局部名词化”与“整体名词化”之争
2. 跟一般的名词性短语在功能上的同异及其理论蕴含
3. 跟主谓结构在外部功能上的同异比较
4. 结语：“整体名词化学说”胜出

1. 引言：“局部名词化”与“整体名词化”之争

现代汉语中有一种特殊的黏着格式，它由体词性成分（NP）和谓词性成分（VP）之间加上“的”而构成，可以记作“NP+的+VP”。例如：

- (1) 这本书的出版
- (2) 他的赢
- (3) 春天的到来
- (4) 我的读书

粗略地看上去，这种格式的外部功能比较简单，表现为只能作主语和宾语，不能作谓语或谓语核心，其语法功能是体词性。但是这种结构的内部构造相对复杂，引起了学术界的许多争论。朱德熙（1982：79）认为这种结构从一个角度看，是以谓词为中心语的偏正结构；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主谓结构转化成的体词性结构。袁毓林（1995：241-255）指出：“这种‘NP+的+VP’是五四以后才盛行的欧化形式（Europeanized grammatical form），像‘他的到来’就是对英语‘his arriving’或‘his arrival’的直接翻译。到目前这种形式还只停留在书面

上，尚未进入口语中。‘他的迟到’跟相应的形式‘他迟到了’所指相同，但跟‘他迟到的原因’中的‘他迟到的’所指显然不同。可见，‘NP+ 的+ VP’跟‘NP+ VP+ 的’是所指对立的名词化形式。”

学界关于这种结构的研讨和争论涉及到汉语语法的很多方面，比如名物化问题（即其中的“VP”有没有名词化）、向心结构理论问题（即体词性的“NP+ 的+ VP”结构的中心语是谓词性，违反了核心决定整体的原则）¹⁾、动名界限问题（即其中心语“VP”在范畴属性上到底是谓词性的还是体词性的）等。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对这种结构的句法功能的全面描写和系统论述，更没有从这种结构的外部功能上反观其内部构造的讨论。

本文打算着重考察这种结构的句法功能（句法分布），即要考察这种黏着的格式在进入更大的句法结构的时候，能占据一些什么样的句法位置，它和相关搭配成分在句法语义上有什么样的选择限制。然后，从这种结构的外部功能和搭配限制的有特点上回过头来，看这种结构的内部构造和结构来源。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结构的外部功能和选择限制，来检验关于它的构造和结构来源的两种理论：（1）“NP+ 的+ VP”中的谓词性成分“VP”先名词化，然后受“的”字结构修饰，构成了体词性偏正结构。这种理论假设可以称之为“局部名词化学说”。（2）“NP+ 的+ VP”是由主谓结构“NP+ VP”之间插入自指的名词化标记“的”而造成的，其中的谓词性成分“VP”没有名词化。这种理论假设可以称之为“整体名词化学说”。

本文所用的例子有三种来源：（1）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中心的现代汉语语料库（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dir=xiandai），记作“（CCL-CO）”，（2）三联书店刊行《读书》杂志，记作“（DS-2010年-00期：00页码）”，（3）前人在他们的文章和著作里提过的，记作“（作者，0000年：00页码）”。

1) 范晓（1996：474）指出“N的V”其中的“V”不是个别“V”的临时活用，而是“V”的语法功能之一；只不过这样的用法有条件限制，是次要的功能。

2. 跟一般的名词性短语在功能上的同异及其理论蕴含

“NP+的+VP”整个结构的功能是名词性（体词性）的，这一点很明显，也无人怀疑。既然它是名词性的，我们就想知道它与一般的名词性短语有什么不同。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它是不能独立成句的黏着词组，一般的名词性词组往往是可以独立成句的自由词组。而且，一般的名词性短语能作主语、宾语（包括介词的宾语）、定语、受定语修饰的中心语；而“NP+的+VP”虽能作主语、宾语，但是不能作定语修饰名词性成分、也不能作中心语受定语修饰。下面我们逐一考察它的这些功能特点，并挖掘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的理论含义，特别是对于“整体名词化”和“局部名词化”两种理论的影响（支持还是否定）。

2.1 作主语时跟谓语动词的选择限制关系

“NP+的+VP”作主语的时候，与一般的名词性结构不同，它跟谓语动词有着特殊的选择限制关系。在这一方面，“NP+的+VP”短语跟动词性结构相似。汉语语法学界已经注意到：几乎所有的“VP”都不能作由动作动词充当谓语（或谓语核心）的主谓结构的主语，动词性成分作主语对谓语动词有一定的意义上的要求。范晓（1996：468）指出，“谓词性词语作主语时谓语（或谓语中心词）一般是非动作动词和少数形容词，还有使成意义的‘使’字句。‘VP’作主语尤以‘是’字句为多，因为‘是’字句是用于判断和解释的最典型的句式，而任何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作为判断和解释的对象。”据他（1996：468）的考察，谓词性词语作主语的句子，其中作谓语（或谓语中心词）的“VP”主要有以下几种语义类型：

- 第一类 表示判断、诠释意义：“是、属、等于、值、如、好比”等动词；
 例如：打是疼，骂是爱。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
 一笑值千金。等人是心焦的。
- 第二类 表示评议、估量意义：“应、要、能、可以”等助动词，以及“容易、难、

好、坏、合适、合理、有利、重要”等动词；

例如：这样做可以吗？创作难，翻译也不容易。

锻炼身体很重要。

第三类 表示存现、显示意义：“开始、停止、存在、有、充满、显示、说明、表明”等动词；

例如：演讲开始了。整治交通还存在着些困难。

争霸和称霸充满了那个时期的历史进程。

第四类 表示产生、使成意义：“变、成、变成、产生、引起”等动词，以及由“使”字短语加上“VP”构成的谓语。

例如：这样做产生了不少问题。整容改变了她的面貌。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同样，“NP+的+VP”结构作主语时，也要求其谓语动词是表示上述这几种类型的。例如：

- | | |
|--------------------|-------------------|
| (5) 这本书的出版是件好事。 | (沈家煊1999：275-276) |
| (6) 他的赢是有把握的。 | (沈家煊1999：275-276) |
| (7) 他的到来使人惊奇。 | (沈家煊1999：275-276) |
| (8) 消防队的早到使大火没有蔓延。 | (沈家煊1999：275-276) |
| (9) 他的牺牲令人痛心。 | (沈家煊1999：275-276) |
| (10) 他的成功令人鼓舞。 | (沈家煊1999：275-276) |
| (11) 我的读书与众不同。 | (沈家煊1999：275-276) |
| (12) 他的认错出自内心。 | (沈家煊1999：275-276) |

可见，“NP+的+VP”作主语时，它对谓语动词有一些语义限制，往往选择评价类动词。这一点，它跟一般的谓词性成分作主语时对动词的要求相一致。也就是说，在作主语时，名词性的“NP+的+VP”结构在语义选择限制方面是跟着谓词性结构走的。

从上述“NP+的+VP”跟谓语动词的选择限制关系上看，关于“NP+的+VP”的两种名词化学说都有可能成立。因为，它们都承认这种结构的谓词性来源及其跟谓词性成分的千丝万缕的语法关系。但是，相比较而言，“整体名词化学说”优于“局部名词化学说”。因为如果“NP+的+VP”中的“VP”已经先行名词化了，并且已经可以像名词性结构一样受“的”字结构修饰；那么，这种结构就不

该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像谓词性成分一样的选择限制。相反，假设这种结构是主谓结构的自指性名词化，是一种对“NP+VP”所指谓的事件的指称；那么，说“NP+的+VP”结构仍然保留了谓词性结构的一些选择限制，就比较自然和方便。

朱德熙（1982：101-102）指出，谓词性成分作主语，在语义类型上有指称和陈述两种类型。具体地说，从主语“VP”和谓语“VP”的语义关系来看，“VP”作主语主要有两种语义类型：第一种是表示事物化的动作、行为或性状。其特点是可以“用‘什么’来指代和提问，如，‘什么最重要？’—‘读书最重要’。这种谓词性主语是指称性的。第二种仍然是表示动作，行为或性状。其特点是可以“用‘怎么样’来指代和提问，比如，‘怎么样比较舒服？’—‘站着比较舒服’。这种谓词性主语是陈述性的。经过考察，我们发现，“NP+的+VP”结构作主语的时候在语义上是指称性的。例如：

- (13) 他的打破又全无自觉。(CCL-CO)
 什么又全无自觉？
 *怎么样又全无自觉？
- (14) 我的向往是真实的。(CCL-CO)
 什么是真实的？
 *怎么样是真实的？

从上述举例可以看出，“NP+的+VP”结构作主语的时候，在语义类型上是指称性的。也就是说，在指称方面，它跟一般的名词性结构相似。

2.2 作宾语时跟述语动词的选择限制关系

因为“NP+的+VP”是体词性的，所以它跟一般的名词性短语一样，不能作只能带谓词性结构作为宾语的谓宾动词（即唯谓宾动词，其中包括助动词）的宾语。如下的动词都属于唯谓宾动词：

保证、决心、打算、感到、感觉、估计、妄图、妄想、以为、觉得、
 力图、企图、认为、试图、必须、得、该、敢、应当、应该、愿意、

可以、可能、能、能够、情愿、继续、乐意、肯、装作、胆敢、显得等 2)

“NP+ 的+ VP”是不能作这种唯谓宾动词的宾语的。相反，它可以作只能带体词性宾语的动词（即体宾动词）和能同时带体词性宾语的谓宾动词的宾语。例如，下面是“NP+ 的+ VP”作体宾动词的宾语的例子。

- (15) 寻找城市的重新定位。 (CCL-CO)
 (16) 从事“心灵”的拯救。 (DS-2010-3:22)
 (17) 导演要“老百姓”听从他的指挥。 (CCL-CO)
 (18) 追求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发展进步。 (CCL-CO)
 (19) 一个自轻自贱的人是不会获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的。 (CCL-CO)
 (20) 人人都希望得到爱情，希望爱别人，也渴望得到别人的爱。 (CCL-CO)
 (21) 不能摆脱现实的贫困而渴望将来的美好。 (CCL-CO)
 (22)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航程，战胜了死亡的威胁。 (CCL-CO)
 (23) 减少民怨，才是在真正加强党的领导！ (CCL-CO)
 (24) 它的宗旨是促进公平的世界自由贸易，以增进全球的经济增长。 (CCL-CO)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例子里作宾语的词组“NP+ 的+ VP”，如果去掉前边“NP+ 的”成分，整个句子在句法上可以成立；但是，在语义上，由于这里的“VP”是名动词（或动名兼类词），所以几乎不能自足。例如：

- (25) 寻找重新定位。
 (26) 导演要“老百姓”听从指挥。
 (27) 追求和平统一和发展进步。
 (28) 一个自轻自贱的人是不会获得信任和尊重的。
 (29) 人人都希望得到爱情，希望爱别人，也渴望得到爱。
 (30) 不能摆脱贫困而渴望美好。

上面这些动词通常要求它的宾语以“NP+ 的+ VP”的形式出现。³⁾

如上文所说，既可带体词性宾语，又可带谓词性宾语的谓宾动词，如

2) 参考彭可君（1990：24）的列举。

3) 沈家煊（1999：280）指出兼有名词性质的双音节动词，如，“发展、变化、开始、怀念”单个不能做宾语，要做“N的V”格式才能做宾语。如，“刺激经济的发展”，“反映了农村的变化”，“标志着改革的开始”，“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注意，沈先生这里的最后一例，是“对 NP+ 的+ VP”作“表达了”的宾语。

“喜欢、责怪、指责、责备、批评、抱怨、怨、埋怨、咒骂、控告、表扬、称赞、赞扬、夸奖、夸、告”等。它们也可以带这种“NP+的+VP”结构作宾语。例如：

- (31) a. 一气下去了半杯, 对马威开始夸奖酒馆的干净, 然后夸奖英国的有秩序。 (CCL-CO)
 b. 一气下去了半杯, 对马威开始夸奖酒馆干净, 然后夸奖英国有序。
- (32) a. 我经常在回答朋友的书信中抱怨杂事的干扰。 (CCL-CO)
 b. 我经常在回答朋友的书信中抱怨杂事干扰。
- (33) a. 且不住地抱怨生活的可怕, 持家的辛劳, 战争的迫近。 (CCL-CO)
 b. 且不住地抱怨生活可怕, 持家辛劳, 战争迫近。
- (34) a. 否则, 子孙会像我们责备前人一样责备我们的冷漠。 (CCL-CO)
 b. 否则, 子孙会像我们责备前人一样责备我们冷漠。
- (35) a. 唐太宗李世民知道农民的重要。 (CCL-CO)
 b. 唐太宗李世民知道农民重要。
- (36) a. 她喜欢他的帅。 (CCL-CO)
 b. 她喜欢他帅。
- (37) a. 有人在责怪现代金钱利益的贪婪了。 (CCL-CO)
 b. 有人在责怪现代金钱利益贪婪了。

朱德熙(1982:124)指出,谓词性主语可以分为指称性和陈述性的两类。谓词性宾语也有这种区别。从宾语“VP”和谓语“VP”的语义关系来看,“VP”作宾语也有两种语义类型:第一种是表示事物化的动作、行为或性状。其特点是可以“用‘什么’来指代和提问,比如,“考虑什么?”—“考虑参加不参加。”这种谓词性宾语是指称性的。第二种仍然是表示动作、行为或性状。其特点是可以“用‘怎么样’来指代和提问,比如,“觉得怎么样?”—“觉得很舒服。”这种谓词性宾语是陈述性的。在上边(31)-(37)的例子a中,当去掉“NP+的+VP”中的“的”以后,“NP+VP”就是谓词性宾语了。值得注意的是,当谓宾动词带这两种宾语时,这两种宾语都是指称性的,而不是陈述性的;都只能用“什么”来指代和提问,而不能用“怎么样”来指代和提问。例如:

- (31') a. 对马威开始夸奖什么?—— * 对马威开始夸奖怎么样?

- b. 对马威开始夸奖酒馆(的)干净
- (32') a. 抱怨什么? —— * 抱怨怎么样?
 b. 抱怨杂事(的)干扰。
- (33') a. 且不住地抱怨什么? —— * 且不住地抱怨怎么样?
 b. 且不住地抱怨生活(的)可怕, 持家(的)辛劳, 战争(的)迫近。
- (34') a. 子孙会像我们责备前人一样责备什么? —— * ……责备怎么样?
 b. 子孙会像我们责备前人一样责备我们(的)冷漠。
- (35') a. 唐太宗李世民知道什么? —— * 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怎么样?
 b. 唐太宗李世民知道农民(的)重要。
- (36') a. 她喜欢什么? —— * 她喜欢怎么样?
 b. 她喜欢他(的)帅。
- (37') a. 有人在责怪什么了? —— * 有人在责怪怎么样了?
 b. 有人在责怪现代金钱利益(的)贪婪了。

跟一般的名词性成分不同, “NP+ 的+ VP”作宾语时其述语一般不能是具体的动作动词, 而往往是一些比较抽象的心理动词。此外, 它也经常作判断动词“是”的宾语。例如:

- (38) 感谢你的帮忙。 (沈家煊1999: 276)
 (39) 大家祝贺他的成功。 (沈家煊1999: 276)
 (40) 我不信鬼魂的存在。 (沈家煊1999: 276)
 (41) 现在使他生气的, 倒是费小胡子的办事不敏捷、不实际。 (CCL-CO)

除此以外, “NP+ 的+ VP”结构还可以做关系动词的宾语。常见的关系动词有: “意味着、包括、例如、比如、如、如同、涉及、牵涉、关涉、不如、不比、排斥”等。例如:

- (42) 如果他解散广场上的支持者,就意味着他的失败。 (CCL-CO)
 (43)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史的不可能。⁴⁾ (DS-2010-3: 53)
 (44) 再多的补救都不如事前的谨慎预防。 (CCL-CO)
 (45) 我们会齐心协力阻止阿森纳队包括亨利的进攻。 (CCL-CO)

4) 上文说“NP+ 的+ VP”不能作助动词的宾语, 因为助动词要带谓词性成分。但是助动词是可以做“NP+ 的+ VP”中的“VP”的。因为“可能”等助动词及其否定式“不可能”可以作谓语, 所以“世界史的不可能”可以看作是由主谓结构“(这样的)世界史不可能”通过名词化转变来的。

(46) 如同他的打仗, 喜欢进攻, 喜欢拼杀, 喜欢争主动。 (CCL-CO)

我们在真实文本语料中发现, “NP+的+VP”经常做一些带语缀“于”的书面语色彩比较强的动词的宾语。常见的这类动词有: “等于、限于、在于、热衷于、甘心于、习惯于、适宜于、热心于、适合于、安心于、醉心于、满足于、立足于、借助于、着重于、侧重于、无意于、有意于、适用于、着力于、有志于、倾向于、安于、甘于、用于”等。例如:

(47)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习惯于他的离去。 (CCL-CO)

(48) 进步总倾向于问题的解决。 (CCL-CO)

(49) 前数十年的努力侧重于西法的引进。 (CCL-CO)

(50) 郭先生领导的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热心于祖国的经济建设。 (CCL-CO)

(51) 我们不能满足于合同的签订, 而要把目光盯在合同的履约上。 (CCL-CO)

“NP+的+VP”结构还常常作遭受类动词的宾语。王一平(1994:28)指出:“从句法上遭受类动词(主要有“受、遭、挨、蒙、受到、遭到、遭受、蒙受、禁受、经受、承受、承蒙”等)比较特殊, 它不像一般及物动词那样在是否伴随宾语一起出现的问题上具有较大的自由性, 它在句法上是不自足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的宾语都必须出现, 因而是一种粘宾动词。” 根据我们的考察, 大量的双音节动词作遭受类动词的宾语时, 往往要求其施事成分共现, 并且组成“NP+的+VP”结构。例如:

(52) 他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CCL-CO)

(53) 如果人家不愿意受我们的救济呢? (CCL-CO)

(54) 已经受到大城市文明的熏陶。 (CCL-CO)

(55) 卡特的到来受到基德等球员的一致欢迎。 (CCL-CO)

(56) 他们的被判死刑曾受到世界各地左翼人士的抗议。 (CCL-CO)

遭受类动词带动词宾语一般多带及物动词, 不带或很少带不及物动词; 且所带的及物动词本身也不能再带宾语, 因为该及物动词在语义上的受事成分已在句中遭受类动词前的名词位置上出现。⁵⁾ 我们也发现, 这些遭受类动词的主语也似乎不能是一般的动词性结构, 应是动词性词语的名词化的结构。如, 上边例子中“卡特的到来”、“他们的被判死刑”, 还有“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西欧奴

5) 详见王一平(1994:32)

隶社会历史的结束。”中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等。

从“NP+的+VP”结构作宾语时的选择限制来看，关于这种结构的“局部名词化”或“整体名词化”两种理论都说得过去。但是，还是“整体名词化”理论更合适，因为，这种结构的“VP”之前通常可以插入副词性成分。例如：

(57) 这本书的出版 — 这本书的不出版 (CCL-CO)

(58) 总经理的露面 — 总经理的迟迟不露面 (CCL-CO)

如果说“NP+的+VP”中的“VP”已经先行名词化了会有困难。因为，既然“VP”已经先行名词化了，那么理应不再能够受副词修饰。⁶⁾因此，在这方面，“局部名词化理论”不如“整体名词化理论”更有一致性。

2.3 作介词的宾语时跟介词的选择限制关系

“NP+的+VP”结构是体词性的，所以能够像其它体词性成分一样直接作介词的宾语，或者后附方位词之后再作介词的宾语。我们从语料里找到的“NP+的+VP”作介词宾语的例子有：

(59) 她[对]我们的进来仿佛毫无察觉。 (CCL-CO)

(60) 虽然他[对]我的被劫持一无所知。 (CCL-CO)

(61) 并没有[随着]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正在到来而消失和泯灭。
(CCL-CO)

(62) [随着]门户的开放、改革意识的增强，接连出台了…… (CCL-CO)

(63) 届时勃列日涅夫就可[根据]对方的提问而逐一回答。 (CCL-CO)

(64) [在]题材的选择上，我一向喜欢寻找独特点。 (CCL-CO)

(65) 自平装书问世以后，书脊[在]图书的管理和使用中具有重要作用。 (CCL-CO)

(66) 斯大林[在]他的最近演说中第一次承认了他的同盟国的努力和胜利。
(CCL-CO)

(67) 希望[在]大家的督促下有所前进。 (CCL-CO)

(68) [在]他们的照顾之下，高晓声才能上中学。 (CCL-CO)

(69) [把]支教老师的来临看成是全村的喜事。 (CCL-CO)

6) 参考朱德熙 (1982 : 101) 对于主语、宾语位置上的谓词没有转化为名词的详细论证。

- (70) 我[被]他的笑激起了好奇心。 (CCL-CO)
- (71) [经过]隔宵一夜的下雨, 在远处形成一串小瀑布, 显现于前景的几枝树的外廓时…… (CCL-CO)
- (72) [通过]工业的调结构拉动了农业的改造和提升。 (新闻联播-2010-09-02)
- (73) [为]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深深地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羞耻。 (CCL-CO)
- (74) 老韩[为]妻子的通情达理十分感动。 (CCL-CO)
- (75) 彭德怀始终率兵[为]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而苦苦地冲杀。 (CCL-CO)

通过考察, 我们发现, “NP+ 的+ VP”结构一般要先跟“上、下、中”的方位词结合之后, 才能做介词“在”的宾语。另外, 介词“被”、“把”只能带体词性成分作宾语, 所以跟“NP+ 的+ VP”相应的谓词性结构“NP+ VP”不能作“被”、“把”的宾语。而有些介词要求带谓词性宾语。比如, “从阿罗的这本书出版以来……”, 不应该是“从阿罗的这本书的出版以来”。再如, 只能说“(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不能说“(在) 新中国的成立以后……”。跟作动词的宾语一样, 作介词宾语的“NP+ 的+ VP”结构也是指称性的, 只能用“什么”来指代和提问。例如:

- (59') 她[对]什么仿佛毫无察觉? * 她[对]怎么样仿佛毫无察觉?
——她[对]我们的进来仿佛毫无察觉。
- (69') [把]什么看成是全村的喜事? *[把]怎么样看成是全村的喜事?
——[把]支教老师的来临看成是全村的喜事。
- (70') 我[被]什么激起了好奇心? * 我[被]怎么样激起了好奇心?
——我[被]他的笑激起了好奇心。
- (72') [通过]什么拉动了农业的改造和提升?
*[通过]怎么样拉动了农业的改造和提升?
——[通过]工业的调结构拉动了农业的改造和提升。
- (74') 老韩[为]什么十分感动? * 老韩[为]怎么样十分感动?
——老韩[为]妻子的通情达理十分感动。

2.4 不能作定语和中心语及其原因的分析

通过调查大量的真实文本语料，我们惊喜地发现，“NP+ 的+ VP”结构既不能作定语修饰名词性中心语，也不能作中心语受名词性定语修饰。先看它在定语位置上的表现，例如：

- (76) a.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CCL-CO)
 b. *这本书的出版的时候
- (77) a. 国家强大的标准什么? (DS-2010-3:23)
 b. *国家的强大的标准是什么?
- (78) a. 国家构建的需要 (DS-2010-4:40)
 b. *国家的构建的需要
- (79) a. 上海兴起的一个重要契机 (CCL-CO)
 b. *上海的兴起的一个重要契机

为什么不能说“这本书的出版的时候”？我们认为，“的时候”中的“的”是名词化标记；既然这个“的”的作用是名词化，那么它的作用对象应该是一个谓词性成分，即“的时候”前的成分应该是谓词性的。而“这本书的出版”是体词性的，并且是从“这本书出版”这种谓词性结构上名词化来的；显然，对“……的时候”这种分布环境来说，谓词性的“NP+ VP”结构比相应的名词性的“NP+ 的+ VP”结构更般配 (compatible)。所以“NP+ 的+ VP”结构不能构成“的”字结构修饰中心语。

朱德熙 (1982: 148) 把体词性偏正结构分为粘合式和组合式两大类。粘合式偏正结构指名词、区别词和性质形容词直接 (即不带“的”字) 作定语的格式。例如：“木头房子”、“新房子”、“金房子”。组合式偏正结构包括：(1) 定语带“的”的偏正结构，例如：“木头的房子”，“新的房子”、“金的房子”、“小小的房子”(2) 由数量词 (或指示代词加量词) 作定语的偏正结构，例如：“一所房子”，“这所房子”(3) 表示领属关系的偏正结构。例如：“我(的)弟弟”。经过考察，我们发现：“NP+ 的+ VP”结构既不能作粘合式定中结构的中心语，也不能作组合式定中结构的中心语。例如：

- (80) a. 公民社会的发育迟缓 (DS-2010-4:20)

- b. *公民社会的发育的迟缓
- (81) a. 奥斯曼的巴黎改造 (DS-2010-5:142)
 b. *奥斯曼的巴黎的改造
- (82) a. 资产阶级的地理想象 (DS-2010-5:143)
 b. *资产阶级的地理的想象
- (83) a. 空间的政治紧张在上升 (DS-2010-5:146)
 b. *空间的政治的紧张在上升

为什么 (80) b中的“发育的迟缓”不能受“的”字结构“公民社会的”修饰？因为像“公民社会的发育的迟缓”在结构层次上不清晰。如果切分为“公民社会的发育||的|迟缓”⁷⁾，那么就出现“公民社会的发育”这种“NP+ 的+ VP”跟名词化标记“的”先组合，组成“的”字结构“公民社会的发育的”后再去修饰中心语“迟缓”，这就违反了上文讨论的名词化的“NP+ 的+ VP”不能再后加“的”来名词化的语法规律。如果切分为“公民社会||的|发育的迟缓”，那么这种结构的底层结构 (Underlying structure) 应该是谓词性结构“公民社会|发育||迟缓”，这是主谓谓语句，这样的主谓谓语句如果要名词化自指，那么名词化标记“的”应该加在第一个主语后边。自指的“的”插入主谓之间造成的“NP+ 的+ VP”结构，应该是“NP1+ 的+ NP2+ VP”这样的形式。即这种主谓谓语句的自指的名词化，要求谓词性结构“发育迟缓”，而排斥名词性结构“发育的迟缓”。也就是说，这种结构的谓语部分不能是名词性的。所以只能是“公民社会的发育迟缓”而不能是“公民社会的发育的迟缓”。

事实上“NP+ 的+ VP”结构不能出现在定语和中心语的位置，还有更为深刻的语义指称原因。因为这两种句法位置都是内嵌较深的 (deeply embedded)，而“NP+ 的+ VP”却有较强的独立指称的功能。它可以看作是对“NP+ VP”结构的回指 (Anaphora) 形式。⁸⁾ 例如：

- (84) 他在笑，只不过无论谁都应该看得出，他的笑是多么勉强。 (CCL-CO)

7) 我们用“|”表示第一层次上的两个直接成分 (immediate constituents) 的分界，用“||”表示第二层次上的两个直接成分的分界，余以此类推。

8) 詹卫东 (1998: 16-23) 指出：“NP+ 的+ VP”偏正结构不同于一般的名词性结构。它主要用来指称事件，在篇章中表现出明显的“回指”特点。

- (85) 杰克逊当天在两名律师和多名保镖的簇拥下来到法庭,但他由于迟到21分钟而遭到法官罗德尼·梅尔维尔的当庭斥责。法官称杰克逊的迟到是对法庭的侮辱。当法官问他是否认罪时,杰克逊称自己无罪。(CCL-CO)
- (86) 杰克逊在离开法庭后向等待在法院外的130多名记者发表了简短讲话。他“从心底里感谢”世界各地歌迷对他的支持,并强调他热爱圣玛丽亚市和社区。他说,正因为他的热爱,他才将家搬到这里,而且他的孩子也出生在这里。(CCL-CO)
- (87) 国家越强大,人民的依附性就越强,过去政府总是对我们说,国家的强大是我们根除不幸的保证,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必须忍受现在的苦难。(DS-2010-3:23)
- (88) 唐朝大诗人李白,酒喝得厉害,喝得潇洒。他有提倡喝酒的名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其实,李白的这两句诗也是酒话。古往今来,当然还是圣人、贤人们上了史书、进了大典的多。有哪个朝代是以“酒精考验”为标准录用干部呢?他李白若不是诗写得好,而是光能喝酒,能“留其名”吗?三国、西晋时期的阮籍、刘伶、嵇康的酒也喝得名气震天。稍稍了解点历史的人知道,这几位“竹林七贤”的人物,诗文写得好生了得!在当时已是影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了。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凡是读过几本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他们的喝酒,并不是“过把瘾就死”,而是用醉酒的办法来逃离当时的政治,从而保全自己,多活些时候。看来,光是成为酒桶,离英雄还有一定的距离。(CCL-CO)
- (89) 他不吸烟。茶和水并没有什么分别。他的娱乐只有帮着祖父种种花,和每星期到“平安”去看一次或两次电影。他的看电影有个实际的目的。(CCL-CO)
- (90) 第三世界的贫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同时,环境的恶化又导致这些国家更加贫困,形成恶性循环。(CCL-CO)
- (91) 我不喜欢尹小荃,尹小帆也不喜欢尹小荃,她的不喜欢我完全理解,我的不喜欢我却终生无法告诉她。(CCL-CO)

也就是说,“NP+的+VP”具有独立指称事件的功能,更适合于出现在主语和宾语这种独立性较强的句法位置。而不适合处于定语和中心语等内嵌层次较深、缺少独立指称功能的句法位置。

从名词性结构“NP+的+VP”结构可以对谓词性“NP+VP”结构进行回指这一特点来看,关于这种结构的“整体名词化学说”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如果“NP+的+VP”是对“NP+VP”中的“VP”的回指,那么“局部名词化学说”就比“整体名词化学说”有说服力,但是语言事实并非如此。

3. 跟主谓结构在外部功能上的同异比较

跟一般的名词性成分不同，“NP+的+VP”作宾语时其述语一般不能是具体的动作动词，而往往是一些比较抽象的心理动词

张伯江（1993：252）指出“汉语里‘N的V’结构是一种典型的书面语形式，口语里一般不说。它的构成曾受到语法学者较多的注意，原因在于，它作为一个偏正结构与一般的偏正结构相比，有两点比较特殊：其一、表现在修饰语跟中心语的关系上，其二、在中心语跟整个结构句法功能的一致性上。具体地说，由于其中‘V’是个动词，‘N’与‘V’语义上有跟主谓关系相近之处，而不同于一般偏正结构仅仅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同时，‘V’作为结构的中心语，它的功能被证明为名词性有一定的困难，而整个‘N的V’结构体现为名词性却是公认的事实。”这说出了“NP+的+VP”在结构关系方面的复杂性，特别是它跟主谓结构的紧密关系。

既然“NP+的+VP”结构跟主谓结构“NP+VP”有着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从外部功能上比较一下这两种结构的同异之处。要考察“NP+的+VP”与一般主谓结构这种谓词性结构有什么不同，就要利用分布分析把体词性的“NP+的+VP”和谓词性的“NP+VP”进行比较。通过分布分析，可以发现，它们的相同点是可以作主语、宾语，不同点是虽然主谓短语不一定能独立成句，但是加上时、体、情态成分以后往往能独立成句，而“NP+的+VP”是黏着的体词性结构，不能作谓语，不能受副词修饰，即使加上时、体、情态成分也不能独立成句。

此外，一般的主谓结构加上时、体、情态成分以后，能作复句中的一个分句；但是，“NP+的+VP”结构不能作复句中的一个分句。例如：

(92) 这本书出版了，他也就要走运啦。 (CCL-CO)

(93) *这本书的出版，他也就要走运啦。

刘宁生（1983：97-98）指出：双主谓结构中充当主语的主谓结构绝无时体标志“了、着、过”，如下的句子中的b例在汉语中是不能接受的：

- (94) a. 国内生产这种产品用处不大。 (刘宁生1983: 97-98)
 b. *国内生产了这种产品用处不大。
- (95) a. 王师傅修自行车经验丰富。 (刘宁生1983: 97-98)
 b. *王师傅修过自行车经验丰富。

我们发现, 当把这种作主语的主谓结构“NP+ VP”变换为“NP+ 的+ VP”结构以后, 整个句子就不合格了。例如:

- (96) a. 小王搞技术革新信心不足。 (刘宁生1983: 97-98)
 b. *小王的搞技术革新信心不足。
- (97) a. 政委做思想工作方法对头。 (刘宁生1983: 97-98)
 b. *政委的做思想工作方法对头。
- (98) a. 国内生产这种产品用处不大。 (刘宁生1983: 97-98)
 b. *国内的生产这种产品用处不大。
- (99) a. 他跑这趟生意运气不坏。 (刘宁生1983: 97-98)
 b. *他的跑这趟生意运气不坏。
- (100) a. 他修自行车经验丰富。 (刘宁生1983: 97-98)
 b. *他的修自行车经验丰富。
- (101) a. 老李发明这项技术功劳不小。 (刘宁生1983: 97-98)
 b. *老李的发明这项技术功劳不小。
- (102) a. 干部队伍年轻化关系极大。 (刘宁生1983: 97-98)
 b. ? 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关系极大。⁹⁾

上面句子里作主语的主谓中间加上“的”以后, 句子就不能成立。与主谓结构在口语中经常做话题成分出现在句子开头相反, 书面语性很强的“NP+ 的+ VP”格式不大与作话题相配。即“NP+ 的+ VP”这种格式不大能作话题占据“NP1+NP2+ VP”结构的“NP1”位置。我们暂时只找到了下面三个例子。

- (103) 那么, [明代的狂], [我们]看到了谁呢? (DS-2010-4:63)
 (104) [刘永忠的生活困难][你]是了解的。 (CCL-CO)
 (105) 我不喜欢尹小荃, 尹小帆也不喜欢尹小荃, [她的不喜欢][我]完全理解, [我的不喜欢][我]却终生无法告诉她。 (CCL-CO)

主谓短语一般较少并列起来构成联合短语, 但是“NP+ 的+ VP”结构与一般

9) 因为“年轻化”同时是名词, 所以“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就是一般的定种结构, 不是“NP+ 的+ VP”结构。

的主谓短语不同，它可以比较自由地并列起来构成联合短语。如：

- (106) 维护中共中央的领导和红军的团结。 (CCL-CO)
 (107) 社会信心的丧失和无政府主义的蔓延。 (DS-2010-3:21)
 (108) 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在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实际。 (DS-2010-3:27)
 (109) 传统的崩解和日本式章节体教科书的引进。 (DS-2010-3:46)
 (110) 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各种进步思潮的兴起。 (CCL-CO)
 (111) 做人的不逐时流和做学问的适应新潮。 (CCL-CO)

动词“保证”可以带体词性宾语也可以带谓词性宾语。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在“保证”的宾语位置上“NP+ VP”不如“NP+ 的+ VP”更为常见。例如：

- (112) OTE环球公司除了提供网间互联业务外,还要保证网络间的不断断[和]无缝运行。
 (CCL-CO)
 (113) 才能保证生产的不断发展[和]提高。 (CCL-CO)

范晓 (1996 : 476) 指出：“N的V”作主题跟某些主谓短语或述宾短语作主题语义关系相同而在语用上有所差别现象。从语用上分析，“N的V”由于是个定心短语，“的”作为定语标志对后边的中心语有强调的作用，因此“N的V”的语义表达重心一般是在“N”上。相反，主谓短语或述宾短语作句子的主题时，语义表达重心一般是在“V”上。比较：

- (114) 他的干涉是不应该的。 (范晓1999)
 (115) 他干涉是不应该的。 (范晓1999)
 (116) 这本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 (范晓1999)
 (117) 这本书出版是有意义的。 (范晓1999)

但是，我们调查了一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学者，他们说体会不出范先生所指出的这种区别。我们发现，这里做（大）主语“NP+ 的+ VP”和“NP+ VP”都只能用“什么”来指代和提问，即它们都不能用“怎么样”来指代和提问；都是指称性的，而不是陈述性的。例如：

- (114') 什么是不应该的? * 怎么样是不应该的?
 ——他(的)干涉是不应该的
 (116') 什么是有意义的? * 怎么样是有意义的?
 ——这本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

4. 结语：“整体名词化学说”胜出

本文对“NP+的+VP”结构的句法功能做了全面描写和系统论述，而且试图从这种结构的外部功能上反观其内部构造。首先，着重考察了“NP+的+VP”结构的句法分布，即考察了这种黏着的格式在进入更大的句法结构的时候，能占据一些什么样的句法位置，它和相搭配成分在句法语义上有什么样的选择限制。然后，通过这种结构的外部功能和选择限制，来检验关于它的内部构造和结构来源的两种理论：“局部名词化”与“整体名词化”。

通过分析，本文发现从“NP+的+VP”跟谓语句的选择限制关系上看，关于“NP+的+VP”的两种名词化学说都有可能成立。因为，它们都承认这种结构的谓词性来源及其跟谓词性成分的千丝万缕的语法关系。但是，相比较而言，“整体名词化学说”优于“局部名词化学说”。因为如果“NP+的+VP”中的“VP”已经先行名词化了，并且已经可以像名词性结构一样受“的”字结构修饰；那么，这种结构就不该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像谓词性成分一样的选择限制。相反，假设这种结构是主谓结构的自指性名词化，是一种对“NP+VP”所指谓的事件的指称；那么，说“NP+的+VP”结构仍然保留了谓词性结构的一些选择限制，就比较自然和方便。而且“VP”已经先行名词化了的论断，更不能解决“NP+的+VP”里的“VP”为什么通过受副词的修饰的方法来扩展的矛盾。

本文还分析了“NP+的+VP”结构不能出现在定语和中心语位置的更为深刻原因。那是因为这两种句法位置都是内嵌较深的（deeply embedded），而“NP+的+VP”却有较强的独立指称的功能。它可以看作是对“NP+VP”结构的回指（Anaphora）形式。“NP+的+VP”具有独立指称事件的功能，更适合于出现在主语和宾语这种独立性较强的句法位置。而不适合处于定语和中心语等内嵌层次较深、缺少独立指称功能的句法位置。

朱德熙（1982：78-79）说：“在现代汉语里，主谓结构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体词化。一是整个主谓结构后头加上助词‘的’造成‘的’字结构，例如‘我们反对的’。二是在谓语前边加‘所’字之后再组成‘的’字结构，例如‘我们所反对

的’。三是在主语后头加‘的’字，例如‘我们的反对（是有理由的）’。第三种形式的意义与前两种不同，构造也不一样。从一个角度看，是以谓词为中心语的偏正结构；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主谓结构转化成的体词性成分。”下面，我们对朱先生说的最后一点略作讨论。

朱先生说“NP+的+VP”是由主谓结构“NP+VP”转化来的名词性结构非常正确，这是本文论证的基础。但是，朱先生说这种结构是偏正结构，其中心语是谓词性结构“VP”，这会引起理论上的矛盾，即直接违反核心决定整体结构的功能的向心结构理论。我们同意袁毓林（2010a）的观点：“NP+的+VP”中名词化标记“的”作用于主谓结构“NP+VP”上，造成的“NP+的+VP”并不是一个向心结构，如果一定要找结构核心，那么可以像司富珍（2002，2004）和陆俭明（2003）那样，认为“的”是整个“NP+的+VP”的功能核心（functional head）。这种功能核心的概念是不同于Bloomfield（1935）的核心（head）的概念的。

总之，本文通过考察和描写“NP+的+VP”的外部功能及其跟其他相关成分的选择限制，特别是通过比较这种结构跟一般的体词性结构和主谓结构在这些方面的同异，发现关于这种结构的“整体名词化学说”比“局部名词化学说”更为逻辑一致，更为符合语言事实。

参考文献

- 曹秀玲 (1997), <V前受事结构的功能及其表现形式>,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范晓 (1996), <VP主语句—兼论“N的V”作主语>, 《三个平面地语法观》,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贺阳 (1994), <汉语完句成分试探>,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胡裕树·范晓 (1994), <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 《中国语文》第2期
- 黄国营 (1982), <‘的’字的句法、语义功能>, 《语言研究》第1期
- 黄南松 (1994), <试论短语自足成句所应具备的若干语法范畴>, 《中国语文》第6期
- 孔令达 (1994), <影响汉语句子自足的语言形式>, 《中国语文》第6期
- 李临定 (1986), <受事成分句类型比较>, 《中国语文》第5期
- 刘宁生 (1983), <汉语口语中的双主谓结构句>, 《中国语文》第5期
- 陆俭明 (2003), <对“NP+的+VP”结构的重新认识>, 《中国语文》第5期
- 彭可君 (1990), <谓词性宾语补议>,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杉村博文 (1999), <“的”字结构、承指与分类>, 见江蓝生、侯精一 主编, 《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司富珍 (2002), <汉语的标句词“的”及相关的句法问题>,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司富珍 (2004), <中心语理论和汉语DeP>, 《当代语言学》第1期
-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 江西教育出版社
- 沈家煊 (2007), <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 《汉藏语学报》第2期, 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 《中国语文》第5期
- 王一平 (1994), <从遭受类动词所带宾语的情况看遭受类动词的特点>, 《语文研究》第四期
- 吴长安 (2006), <“这本书的出版”与向心结构理论难题>, 《当代语言学》第3期

- 袁毓林 (1995), <谓词隐含及其句法后果——“的”字结构的称代规则和“的”的句法、语义功能>, 《中国语文》第4期
- 袁毓林 (2003), <从焦点理论看句尾“的”的句法语义功能>, 《中国语文》第1期
- 袁毓林 (2010a), <汉语和英语在语法范畴的实现关系上的平行性——也谈汉语里名词/动词与指称/陈述、主语与话题、句子与话段>, 《汉藏语学报》第3期
- 袁毓林 (2010b), <汉语不能承受的翻译之轻——从去范畴化角度看汉语动词和名词的关系>, 《语言学论丛》第41辑
- 詹卫东 (1998a), <关于“NP+的+VP”偏正结构>, 《汉语学习》第2期
- 詹卫东 (1998b), <“NP+的+VP”偏正结构在组句谋篇中的特点>, 《语文研究》第1期
- 张伯江 (1993), <“N的V”结构的构成>, 《中国语文》第4期
- 张伯江 (1994), <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 《中国语文》第5期
- 朱德熙、卢甲文、马真 (1961), <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第193-224页,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61), <说“的”>, 《中国语文》第12期
- 朱德熙 (1978), <“的”字结构和判断句>, 《中国语文》第1、2期
- 朱德熙 (1980), <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 《中国语文》第2期
- 朱德熙 (198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3), <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之、所’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 《方言》第1期
- 朱德熙 (1985), 《语法答问》,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90), 《语法丛稿》, 上海教育出版社
- Bloomfield, L. (1935), 《Language》. Allen & Unwin. 《语言论》, 袁家骅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年。

<Abstract>

“NP+de+VP”s Internal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External Function of This Structure

Lee, Eunkyong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syntactic function of the “NP+de+VP” structur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to examine when we put this dependent structure into a larger syntactic structure, what kind of syntactic position that can take, what kind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onstrains exist with its related components. Then, from the structure of the external fea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come back to see the internal construction and the originate of the structure. In other words, through this structure’s external features and limited options, test the two viewpoint about that construction of its structure and sources ; (1) the predicate component “VP” of the “NP+de+VP” is first nominalized, then by structural modification “de”, constitute the nominal-modified structure. This theoretical assumption can be called “The partial nominalization viewpoint”. (2) “NP+de+VP” is a nominalization form by inserting the nominalizational marker *de* in the subject-predicate construction, rather than an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in which the predicate component “VP” not nominalized. This theoretical assumption can be called “The whole nominalization viewpoint”.

Finally, this study found the “The whole nominalization viewpoint” of the structure is more logically consistent, more in line with the language fact than “The partial nominalization viewpoint”.

Key Words : NP+de+VP, Syntactic Distribution, External function, Internal Structure, Endocentric Constrution, Subject-Predicate Construction, Nominalization

투 고 일 : 2011. 9. 10. / 심 사 일 : 2011. 9. 26. ~ 2011. 10.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10. 20.